

1-4100/3235(9)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 1954

09

素書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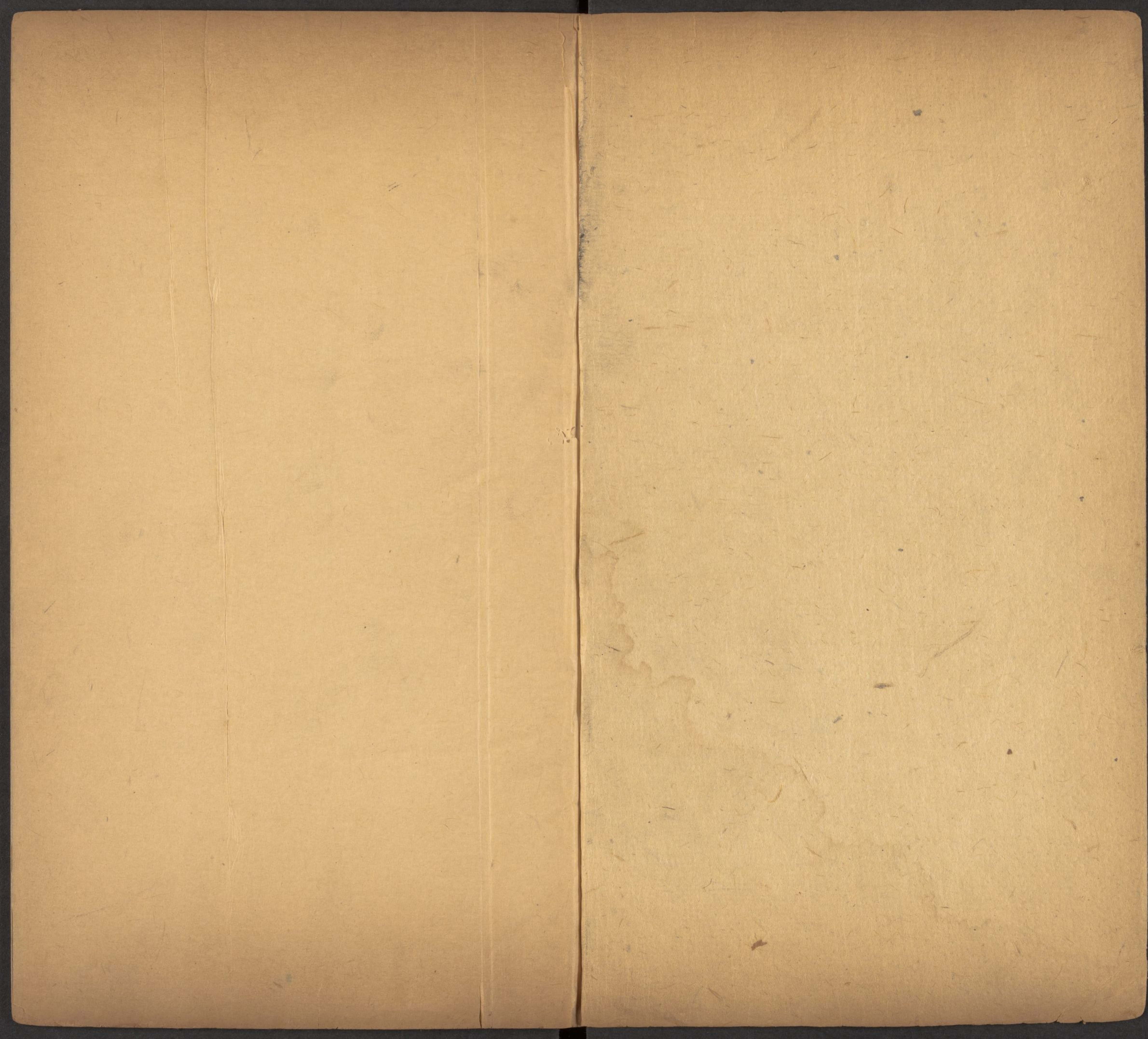
孔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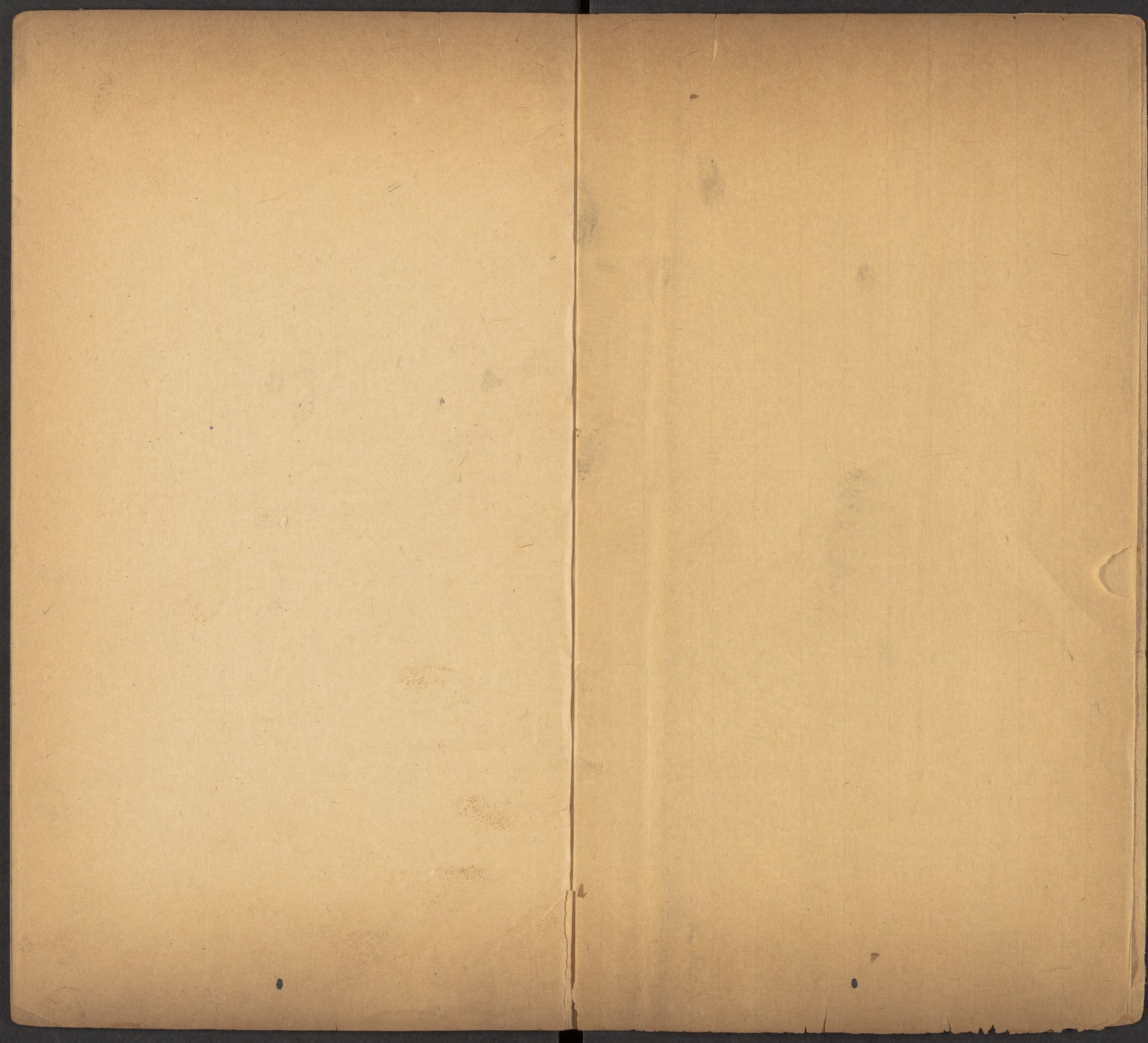
完
上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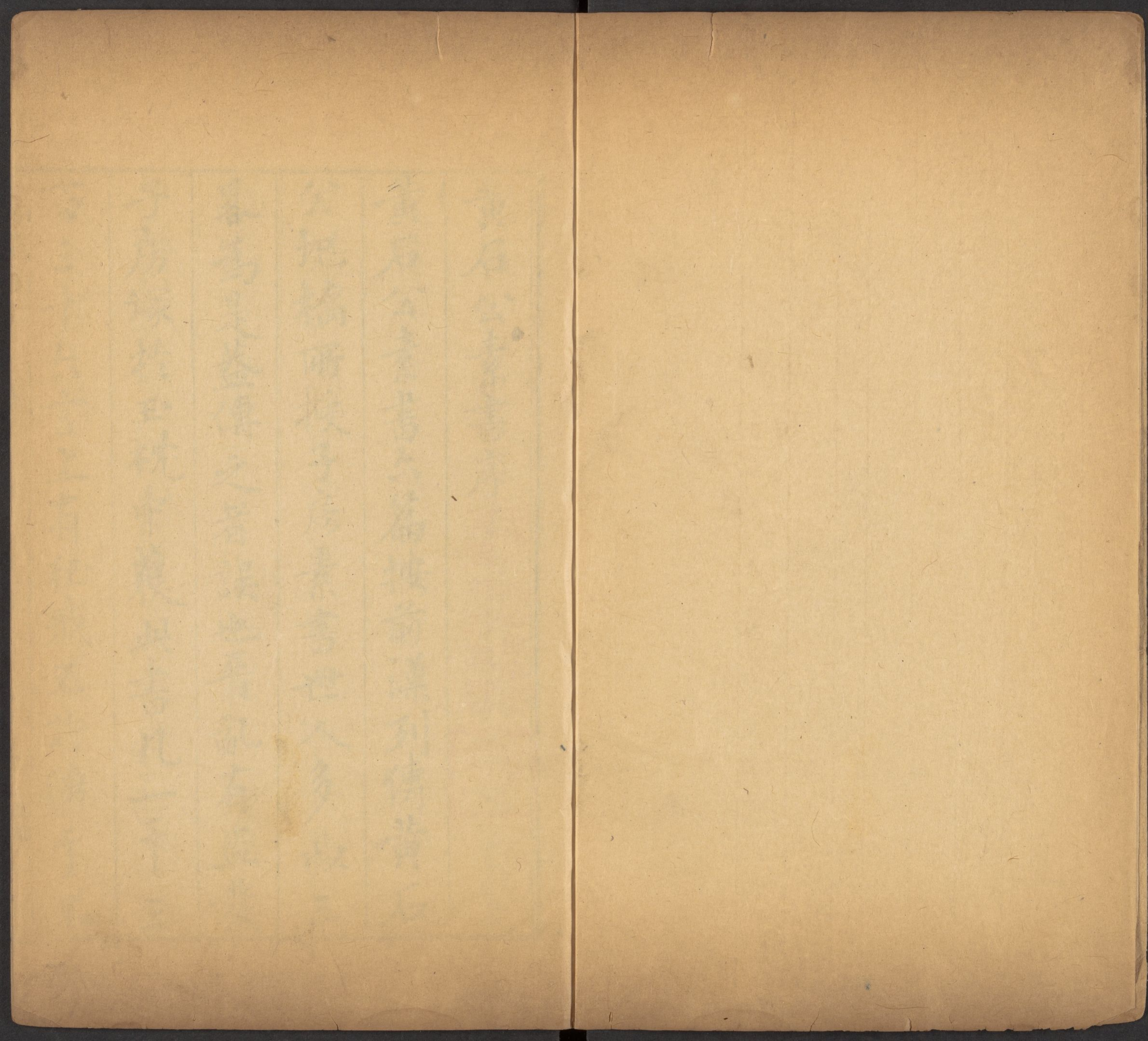
新
法
上
下

漢魏叢書

秋







黃石公素書序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
印

廣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
公圮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
畧為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
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
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予不

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
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
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
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立百餘年而
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
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

可以言盡哉余竊嘗評之天人之道
未嘗不相為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
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叙九疇傳
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
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變理陰陽孔
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

經曰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道至
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焉之術而
况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
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
禹文傳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
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

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者豈能盡
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為子房者
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
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
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
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

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
矣書曰設復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
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
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
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
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遺

粕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况
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
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
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
為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
以知髣髴此書所以不傳于不道不

神不聖不墮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
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謂
聖。無而有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
誦此書。而不能身行之矣。

宋張商英天覺撰

素書目錄

原始章第一

正道章第二

求人之志章第三

本德宗道章第四

遵義章第五

安禮章第六

素書目錄終
 五章章第一
 五章章第二
 五章章第三
 五章章第四

素書目錄終

素書

素書分五章無此卷而不骨其母父子



戰者恃其圓而日矣宋公漢論黃石公著

指曰亦宋之體者皆而不宋非張商英註宋公財

素書入之德者則萬物各得其明程天榮校

風雨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註曰離而用之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為一所以

貫五五所以衍一而人惑之求小而忘大之內何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

註曰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一出處一飲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內何適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策一

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

天榮林

註曰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規矩者得方圓而已矣求於權衡者得輕重而已矣求於德者無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爲君

臣父子昆蟲草木得之以爲昆蟲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邇之一身遠之萬物無所欲而不大得也入之本不可無一焉

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慧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註曰仁之爲體如天天無不覆如海海無不容如雨露雨露無不潤慈慧惻隱所以用仁者也非親於天下而天下自親之無一夫不獲其生書曰鳥獸魚鼈咸若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仁之至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

理之所在。謂之義。順理而決斷。所以行義。賞善罰

惡。義之理也。立功立事。義之斷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禮履也。朝夕之所履踐。而不失其序者。皆禮也。言

動視聽造次。必於是。放僻邪侈。從何而生乎。

大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失者散也。道散而爲德。德散而爲仁。仁

散而爲義。義散而爲禮。五者未嘗不相爲用。而要

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體。故曰。禮者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

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註曰。盛衰有道。成敗有數。治亂有勢。去就有理。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楫之利。而無江河以行

之。亦莫見其利涉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註曰。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者哉。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道高則名隨於後。而重矣。

右第一章言道不可以無始。曰。不可無一。

其正道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

懷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

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

有行有爲。而衆人宜之。則得乎衆人矣。

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

嫌疑之際。非智不決。

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

守職而不廢。

孔子爲委吏乘田之職。是也。

處義而不回

迫於利害之際而確然守義者此不回也
見嫌而不苟免

周公不嫌於居攝召公則有所嫌也孔子不嫌於
見南子子路則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
明乎

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俊者峻於人豪者高於人傑者桀於人有德有信
有義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智有信有廉

者豪之事也至於傑則才行足以名之矣然傑勝
於豪豪勝於俊也

右第二章言道不可以非正

求人之志章第三之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

人性清靜本無係累嗜欲所牽捨已逐物
抑非損惡所以讓過

讓猶折讓而去之也非至於無抑惡至於無損過
可以無讓爾

素書
貶酒闕色所以無汚

色敗精精耗則害神酒敗神神傷則害精
避嫌遠疑所以不悞

於迹無嫌於心無疑事乃不悞爾

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有聖賢之質而不廣之以學問弗勉故也

高行微言所以脩身

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彰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管仲之計可謂能九合諸侯矣而窮於王道商鞅

之計可謂能強國矣而窮於仁義弘羊之計可謂

能聚財矣而窮於養民也有窮者俱非計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顛

聞譽而喜者不可以得友直

近怨篤行所以接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明者聖

人之所獨中庸者衆人之所同也

任材使能所以濟物

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

殫惡斥讒所以止亂

讒言惡行亂之根也

推古驗今所以不惑

因古人之迹推古人之心以驗方今之事豈有感哉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卒事物

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則權而歸之於經也

括囊順會所以無咎

君子語默以時出處以道括囊而不見其美順會而不發其機所以免咎

楸楸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樛樛者有所恃而不可搖。梗梗者有所立而不可
撓。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又善。立功莫如
有守。保終莫如無過也。

右第三章言志不可以妄求

本德宗道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

註曰：謀之欲博。

安莫安於忍辱。

至道曠夷。

之有

先莫先於脩德。

外以成物內以成己脩德也。

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無所不通之謂神。人之神與天地參而不能神於

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

明莫明於體物。

記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是則萬物之來其能

逃吾之照乎。

吉莫吉於知足。

知足之吉吉之又吉

苦莫苦於多願

聖人之道泊然無欲其於物也來則應之去則無
係未嘗有願也古之多願者莫如秦皇漢武國則
願富兵則願強功則願高名則願貴宮室則願華
麗姬嬪則願美艷四夷則願服神仙則願致然而
國愈貧兵愈弱功愈卑名愈鈍卒至於所求不獲
而遺恨狼狽者多願之所苦也夫治國者固可不
多願至於賢人養身之方所守其可以不約乎

悲莫悲於精散

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之謂精精之所發之謂神
其潛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先無後無陰無陽無
動無靜真舍於形也則爲明爲哲爲智爲識血氣
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
而不聚目淫於色則精散於色矣耳淫於聲則精
散於聲矣口淫於味則精散於味矣鼻淫於臭則
精散於臭矣散之不已其能久乎

病莫病於無常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有常也人而無常不其病乎

短莫短於苟得

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以身徇物闇莫甚焉

孤莫孤於自恃

桀紂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強項羽自恃其勇高

莽自恃其智元載盧杞自恃其狡自恃則氣驕於

外而善不入耳不聞善則孤而無助及其敗天下

爭從而亡之

危莫危於任疑

漢疑韓信而任之而信幾叛唐疑李懷光而任之

而懷光遂逆

敗莫敗於多私

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善佞惡直黨親遠疎小則結

匹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此私之所敗也

右第四章言本宗不可以離道德

遵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闇

聖賢之道內明外晦惟不足於明者以明示下乃其所以闇也

有過不知者蔽

聖人無過而知賢人之過造形而悟有過不知其愚蔽甚矣

迷而不返者惑

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色者不知其伐

吾命也迷於利者不知其伐吾志也人本無迷惑者自迷之矣

以言取怨者禍

行而言之則機在我而禍在人言而不行則機在人而禍在我

令與心乖者廢

心以出令令以心行

後令繆前者毀

號令不一心無信而事毀棄矣

怒而無威者犯

文王不大聲以色四國畏之故孔子曰不怒而威

于鈇鉞

好衆辱人者殃

已欲沽直名而置人於有過之地取殃之道也

戮辱所任者危

人之云亡危亦隨之

慢其所敬者凶

以長幼而言則齒也以朝廷而言則爵也以賢愚

而言則德也三者皆可能而外敬則齒也爵也

敬則德也

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讒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中之忠者推逆人主之

過而諫之合意者多悅逆意者多怒此子胥殺而

吳亡屈原放而楚亡是也

近色遠賢者昏女謁公行者亂

如太平公主韋庶人之禍是也

私人以官者浮

淺浮者不足以勝名器如牛仙客爲宰相之類是也

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陸贄曰名近於虛於教爲重利近於實於義爲輕然則實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符實名實相資則不耗匱矣

畧已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廢

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自厚者自滿也非仲尼所謂躬自厚之厚也自厚而

薄人則人才將棄廢矣

以過棄功者損群下外異者淪

措置失宜群情隔息阿諛竝進私徇竝行人人異心求不淪亡不可得也

既用不任者踈

用賢不任則失士心此管仲所謂害霸也

行賞愒色者沮

色有靳愒有功者沮項羽之刳印是也

多許少與者怨

註曰失其本望

既迎而拒者乖

劉璋迎劉備而反拒之是也

薄施厚望者不報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

狗覆之載之含之育之豈責其報也

貴而忘賤者不久

道足於已者貴賤不足以為榮辱貴亦固有賤亦

固有唯小人驟而處貴則忘其賤此所以不久也

念舊而棄新功者凶

切齒于睚眦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

舊下之添怨字怨是涵之

也雖然必錄以

可也

咸亨二年四月丙寅

八宗相魏鄭公

用才也

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

曹操彊用關羽而終歸劉備此不畜也

為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彊者弱

有以德彊者有以人彊者有以勢彊者有以兵彊

註曰失其本望

既迎而拒者乖

劉璋迎劉備而反拒之是也

薄施厚望者不報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覆之載之含之育之豈責其報也

貴而忘賤者不久

道足於已者貴賤不足以爲榮辱貴亦固有賤亦固有唯小人驟而處貴則忘其賤此所以不久也

念舊而棄新功者凶

切齒于睚眦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於天下者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然必錄以其功也漢高祖侯雍齒錄功也唐太宗相魏鄭公用才也

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

曹操彊用關羽而終歸劉備此不畜也

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彊者弱

有以德彊者有以人彊者有以勢彊者有以兵彊

者堯舜有德而強紂無德而弱湯武得人而強
幽厲失人而弱周得諸侯之勢而強失諸侯之勢
而弱唐得府兵而強失府兵而弱其於人也善爲
強惡爲弱其於身也性爲強情爲弱
決策於不仁者險

不仁之人幸患樂禍

陰計外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凋

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歛之國其財必削

戰士貧游士富者衰

游士鼓其頰舌惟幸煙塵之會戰士奮其死力專
掃疆場之虞富彼貧此兵勢衰矣

貨賂公行者昧

私昧公曲昧直也

聞善忽畧記過不忘者暴

註曰暴而生怨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

濁溷也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刑者原於道德之意而恕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
輔德而非專用刑者也故曰牧之以德則集繩之
以刑則散也

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不
服人罰不甘心者叛人心不服則叛也

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非所宜加者酷也

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

者殘

自有無之有則心逸而身安

右第五章言遵而行之者義也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
善積則致於福惡積則致於禍無善無惡則亦無
禍無福矣

飢在賤農寒在墮織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來
唐堯之節儉李悝之盡地利越王勾踐之十年生

聚漢之平準皆所以迎來之術也

貧在棄時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躁靜無常喜怒不節群情猜疑莫能自安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輕上無禮侮下無恩

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發蒙耳

自疑不信人

註曰暗也

自信不疑人

註曰明也

枉士無正友

李逢吉之友則八關十六子之徒是也

曲上無直下

元帝之臣則弘恭石顯是也

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

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

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人不能自養待賢而養之

國將霸者士皆歸

趙殺鳴犢故夫子臨河而返

邦將亡者賢先避

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

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疎者大獸不居

此四者以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國之淺則無忠賢

也

山峭者崩澤滿者溢

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

棄玉取石者盲

有目與無目同

羊質虎皮者柔

有表無裏與無表同

衣不舉領者倒

註曰當上而下

走不視地者顛

註曰當下而上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才不勝任謂之弱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夫冲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而心為之君氣

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

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

自古及今生齒富庶人民康樂而國衰者未之有

也

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長城之役興而秦國殘矣汴渠之役興而隋國殘

矣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漢武欲為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有終者末年

哀痛自悔也桀紂以女色亡而幽王之褒似同之

漢之闔官亡而唐之中尉同之

見已生者慎將生惡其跡者須避之

已生者見而去之也將生者慎而消之也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踣不若廢履而無行妄動而惡知不若絀動而無爲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

有道者非已求福而福自歸之無道者畏禍愈甚而禍愈攻之豈其有神聖爲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得

舜有八元八凱湯則伊尹孔子則顏回是也

同仁相憂

文王之閔散微子之父師少師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鮑叔也

同惡相黨

商紂之臣億萬盜躡之徒九千是也

同愛相求

愛利則聚利之臣求之愛武則談兵之士求之愛

勇則樂傷之士求之愛仙則方術之士求之愛符
瑞則矯誣之士求之凡有愛者皆情之偏性之蔽
也

同美相妬

女則武后韋庶人蕭良娣是也男則趙高李斯是
也

同智相謀

劉備曹操崔讓李密是也

同貴相害

勢相軋也

同利相忌

害相刑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感

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自然相感應也

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六國合從而拒秦諸葛通吳以敵魏非有仁義存
焉時同難爾

同道相成

漢承秦後海內凋弊蕭何以清靜涵養之何將亡
念諸將俱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道時曹參在齊
嘗治蓋公黃老之術不務生事故引參以代相
同藝相規

李醯之賊扁鵲逢蒙之惡后羿是也規者非之也
同巧相勝

公輸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

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自志同下皆所行所可預知智者知其如此順理

則行之逆理則違之

釋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

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教之逆者也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
化之順者也

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

註曰天地之道簡易而已聖人之道簡易而已順
日月而晝夜之順陰陽而生殺之順山川而高下
之此天地之簡易也順夷狄而外之順中國而內

之順君子而爵之順小人而役之順善惡而賞罰
之順九土之宜而賦斂之順人倫而序之此聖人
之簡易也夫鳥獲非不力也執牛之尾而使之卻
行則終日不能步尋丈及以環桑之枝貫其鼻三
尺之絢繫其頸童子服之風於大澤無所不至者
蓋其勢順也

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小大不同其理則一

右第六章言安而履之之謂禮

素書

終

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為藝文
志又即歆所奏七畧中序六藝為九種
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
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
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

新語
卷之八
一
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
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
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太
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
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
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

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
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
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
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
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

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
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
可指也然遷尚豪狹喜縱橫而稱其固
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
贊其身名俱榮為優於酈婁建通輩賈
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

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
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
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為高帝既定
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
遷以已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
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為大有

新語
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推埋屠狗之
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賣友採芝綿蕞
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
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啟文景蕭曹之
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
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

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
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
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
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
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
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

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
為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于今無訛
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
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
故徃徃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
未精以偽為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

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
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
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
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
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
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

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

長盛下其其以心所執之辭也樂書

學制家始即對官端而後沐如事今

今... 卷上

... 卷上

新語目錄

卷上

道基第一

術事第二

輔政第三

無為第四

辨惑第五

慎微第六

卷下

資質第七

至德第八

懷慮第九

本行第十

明誠十一

思務十二

新語目錄終

新語卷上

漢 楚人陸賈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羣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

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濬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羣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蛭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爲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

新語

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
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
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爲輪因
直爲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
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
逸於是臯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
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
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
義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弃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

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

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

字缺

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

諸天地

字缺

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

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

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鍾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

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弃本趨末

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傳致膠漆丹青

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騾

駱駝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

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
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爲用
盡情爲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
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
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
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
遠悅脩之於閨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
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

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
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缺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
而疆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
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
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尅暴除殃將
氣養物明缺設光耳聽八極目覩四方忠進讒退直
立邪亡道行姦正不得兩張缺本理杜漸消萌夫謀
事不竝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
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

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
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
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
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
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
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缺
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群關
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
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
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
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
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爲固仗義而疆調氣養性仁
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
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
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
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

于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
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
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偽既字缺其意而不見
其人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
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
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球玉無用而
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嵒之山禹捐珠玉於五
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
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

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
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
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
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
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羗世殊而地
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
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
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
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

良之御有劔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德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爲智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疋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

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卽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顯吏之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或詭尔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二缺字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

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近

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踈嗑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

小治大亂度千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
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知
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
之所嘉字缺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
聖王者誅遏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
儋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耻夫
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
不亦宜乎

無爲第四

天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
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
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
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
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有誤乃無爲也秦始皇
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
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
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

新言 卷上 九
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
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
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
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
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
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魯閔之孝夷齊之
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
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
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

雲雨丘阜生

缺字

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

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

缺二

字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

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王驕奢靡麗好作

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做之設

房闥備廐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

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

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

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

新言 卷上
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
尚武於朝缺一字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
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
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
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
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
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

其剛柔之勢爲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
之義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
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
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
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
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
不爲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是稱也雖言不用於國
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
夫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錯缺一字直故不得容其間諂

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
往者何以當背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
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
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
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
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
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
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
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

然不能分別是非也况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
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
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
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
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
至雖真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
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
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公孔
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

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
 堂夷狄之民何求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
 遂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
 使優旃儻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
 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
 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
 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字振動人
 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
 慮天下之政缺二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

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
 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疆無以
 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
 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
 有莘之野脩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
 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
 之志為天子之佐尅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

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
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
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脩之於內著之於
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之中人不堪其憂齊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
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
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
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翳令歸山海然後乃
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

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
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
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
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
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
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回也不改其
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
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

在己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
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
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以不以其難爲
之也故不知以爲善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
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
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
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
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

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忤
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親捐骨肉
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
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
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
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
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足夫行仁
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
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

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
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
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
而無隣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
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
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修父子之禮以
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
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
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
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
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
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缺二
字
歲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
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
之矣

夫天不言而四時成，地不言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天下歸之。此其所以能與日月並明，與天地並流，而不可及也。夫君子之於德也，猶天之於時也。德教不加，則天下歸之，猶天之不言而四時成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有餘，則小人服，小人服則天下歸之。此其所以能與日月並明，與天地並流，而不可及也。

新語卷下

漢 楚人陸賈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資質第七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榘耨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眾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

虫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尅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閑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峘之隄什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累累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

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噐制斷規矩度量墜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斲以明光上備大牢春秋禮庠褒以文采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日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閑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梗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爲宗廟之噐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犁犢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臯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

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

缺二字

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

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

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珎恠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嵩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

新語 卷下
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疆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

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間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

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庶鄙異
 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
 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
 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
 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
 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
 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
 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
 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

君皆強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
 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
 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刻桷丹
 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回邪之欲饕不
 用之好以缺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
 上困於用下饑於食乃遣滅孫辰請缺於齊倉廩
 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為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
 子般殺而魯缺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
 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

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
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及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為威
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春

秋穀缺

懷慮第九

缺二字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

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缺字天下勞神八極者

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

不缺字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

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

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

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

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為天下

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

桓公誦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敵斜

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

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

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

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以大
成數人一以缺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
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竒伎缺四字 陰陽合物

恡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

死於弃缺三字 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

脩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

無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為境夫

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

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

缺二 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

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竒恠聽之

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

或觸罪缺二 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

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缺字

既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

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缺字 設道者不可通

日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

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

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爲下不傷執一統
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
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
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脉
乃彊秉政圖字缺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不商邪
不好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刺難匡故欲理之君
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
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缺一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
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
段于木徒步之士脩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
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
裋袍不足以避寒倥偬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
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字缺天子下齊庶
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
行也厄挫頓什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
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

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缺三字深授其化以厚

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

六藝以缺三字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

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為萬缺三字而不

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

大義之所行也豈以缺三字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

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

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為功豈不難哉夫酒

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

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

自守非為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

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

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

事而慎於言所缺三字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玉庸環佩服府藏珍缺四字

酌舍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已而濟於

事也高臺百仞金缺四字簾雕飾所以疲百姓之

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

缺二字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
字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
 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
 棄於下雕刻精畫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
 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
缺字瑋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
 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
 者也

明誠第十一

君缺二字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
字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缺四字
 比德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
 危之効吉凶之缺二字一出於身缺二字之道成敗之驗一
 起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
 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缺二字
字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
 及萬里之外况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
 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

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
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
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
類而試思之於

缺三字

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虫澤及

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

缺四字

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

至鳥獸草木昆虫

缺三字

鷦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

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鴈鵠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

缺

字

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箴言寒暑

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
紀之以數而况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
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
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
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
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
推演萬事之類散之於

缺二字

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

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

不知缺三字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
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缺三字而不
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
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缺二字微子棄骨肉而亡行善
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
可以缺字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鮒出奔晉書鮒絕骨
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
寒饑織履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恠審
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缺字是以君
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
擇欲謹學問欲缺四字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
乃知其實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缺六字
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
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缺六字功凡
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
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

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凶也故缺二字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

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缺三字弛

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

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缺字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

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與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

缺五字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孔子承

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缺六字

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而設

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缺六字好者不必同

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

象也日缺八字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

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

相缺字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

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

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虹蜺冬

見蟄虫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聖人因天變而正

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缺二字

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缺則湯武不字仁才惑於衆非者而改之於缺亂之七字

於朝廷而匹夫治之於閭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窮缺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五字

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缺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六字虛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廢雖未為君缺已孔子曰行夏之六字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缺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三字

之為君者則不然治不法缺而曰今之世不可三字以道德治也為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

民不可以缺為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四字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缺晝四字

夜不懈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聖人缺為善者寡為惡者衆易五字

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缺治之四字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

墨子之門多缺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四字

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缺三字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新語後記

新語三卷凡十二篇漢大中大夫楚人

陸賈謨賈以客從高帝定天下名有口

辨其論秦漢之失得古今之成敗尤為

明備高帝雖輕士善罵不事詩書而獨

於賈之語每奏稱善蓋前此固帝之所

未聞也惜其書歲久殘闕人間少有藏者予同年李君仲陽宰澗之桐鄉嘗得其本錄之於木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漢此書殆其一也然則李君之行也者豈直取其文辭之古而其失得成敗之論固有國有家

者之當鑒也

弘治壬戌九月十有一日前進士吳郡都穆記

者予

其本

情

卷之四

孔叢子

大梁李濂氏曰孔叢子七卷為篇二十有三世傳漢

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

國召鮒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

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

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

之陽無何陳涉起為楚王聘鮒為博士鮒以目疾辭

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

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為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

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
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嘉祐中宋咸嘗
爲之註矣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筆否耶按漢志無
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
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卽漢志所謂孔甲盤盂者
也然考顏監註云甲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
又史稱田蚡學盤盂書註亦云黃帝史謂鮒著盤盂
豈徵信哉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
語愚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
東京始行謂爲盤盂書則不可知其自孔子則無疑
也故彙而刻之丁丑夏日志

夫之世矣嗚呼是書也吳錫之手筆否耶其書
 孔叢子而儒家有孔叢子篇雜家有孔叢子
 六經及是氏謂孔叢子即漢志所謂孔叢子
 也然者其書之書或曰夏帝孔叢子
 之書也其書之書或曰夏帝孔叢子
 出於漢而後之其書之書或曰夏帝孔叢子
 東京欲計其書之書或曰夏帝孔叢子

孔叢子目錄

卷上

嘉言第一

論書第二

記義第三

刑論第四

記問第五

雜訓第六

居衛第七

巡狩第八

公儀第九

抗志第十

小雅第十一

卷中

公孫龍第十二

儒服第十三

對魏王第十四

陳士義第十五

論勢第十六

執節第十七

詰墨第十八

獨治第十九

問軍禮第二十

答問第二十一

卷下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孔叢子卷上

漢魯人孔鮒著

明新安程榮校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

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

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績組紉織經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

子貢曰
卷一
二
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
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
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
也夫三折肱爲良鑿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
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
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
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夫子適齊晏子
就其館旣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
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

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
死病無可爲鑿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
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輶而扶其輪良弗
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
氏矣○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
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荅之子貢
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
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
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

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
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
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
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
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
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
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
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
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
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
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子張問曰禮丈夫三
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
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
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

毋噐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
 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
 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噐也雖
 堯為天子其如舜何○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
 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
 之忠勤功勲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
 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
 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
 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
 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
 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
 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
 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子張問曰堯舜之
 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
 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
 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子夏讀書既
 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

子貢子
卷一
五
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宰我問書云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滎所以祭星也雩滎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
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
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
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
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
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
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書曰維高宗報
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
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

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
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

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

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

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

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子

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

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

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歸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尔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

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荅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誠

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

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旣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

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旣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孟武

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旣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

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尔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

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

宰子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子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噐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

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子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旣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

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

也○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
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
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
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
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
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
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猶
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
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
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
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拆民維
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拆之也夫無禮則民
无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衛將軍文
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荅曰不

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
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无罪者耻何
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
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
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
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
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
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
者執轡如組兩騃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

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
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
之俗男女无別同厠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
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
殊等類故其民薦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
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墮其生飢
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
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
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爲政者

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

盜息上盜猶大盜也○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

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

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

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

遠能遠者止其源而以禮教先之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

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

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

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

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

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

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為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

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

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

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

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

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書曰哀矜折獄仲

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
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
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
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一作痕
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爲小罪亦傷乎義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
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
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
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

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
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
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
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
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
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

子叢子 卷五
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

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心誠神通則數不能遁周其所察聖

人難諸○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犢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鄒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

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

還轅息鄴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

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

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剝施

其阪丘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

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顧也秦山謂魯也鬱確其高梁

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

以永歎涕實潏潏梁甫太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楚王使使奉金

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

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

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

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

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

何之○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

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麇

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

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

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

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
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
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
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
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

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雜者諸子百家

子思曰

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

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

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

矣○縣子問子思曰

縣子名瑣魯人

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

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

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
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
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
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
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孟子車尚幼請見
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
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
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
夫爾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塗

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
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
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子思
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
然後與使者晏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
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
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
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魯人
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

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荅曰吾以其踈遠也
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康問於夫子曰
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
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
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
道然也○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
業二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
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
也子思荅曰以彼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

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
虛飾之教又非彼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
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
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
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縣子問
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
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
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
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

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
得其正是以夫子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
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
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
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
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
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
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
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

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
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
權之可也○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
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
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
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

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

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内從繼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竒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拆臂望視或秃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鬣之不茂也○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

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
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
則不累其志矣○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
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
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
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
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
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
得士則昌失士則亾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

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
詭乃各時也○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
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
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
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
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
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
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孟軻問子思曰堯舜
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

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申祥問曰子張之子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

伐崇邦退大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者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東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

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
王不亦可乎○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
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
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
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
九命作伯受珪瓚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
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子思年十六適
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
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

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

更不時異

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
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
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
有似君之言者伋荅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
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
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
子思宋君聞之不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
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

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巡狩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連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

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

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

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僭者

數本皆作潛

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

孔叢子 卷上
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
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
其言之子 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
也君若劔 以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
下風令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
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
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
士也○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
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

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
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
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
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問子思曰吾聞
龍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
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
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
也公曰善○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
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

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
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
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
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穆公謂子思
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
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
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
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
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

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

非虛則愚也○胡毋豹

魯人

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

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
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
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
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修子
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
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
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

祀夫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之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曾申

參之子

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

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

也先君宗廟在焉柰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
得也縣子曰請問之荅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
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
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
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
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
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
謀况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

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
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
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
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
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
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
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
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君曰寡

子思子
卷一
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疚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

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公叔木謂申祥曰

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木或作朱春秋作戌

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

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

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
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爲人之知
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
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衛敬公先生魯國之
士然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
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
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後
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

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
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曰必用以治
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
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
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
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
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
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
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

孫輩子 卷一
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
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
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
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
之所以爲賢才而問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
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衛君曰
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
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
薦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

禁之害何足以怨之

禁或作懼
怨或作忌

故明於死生之分也

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
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若
無然也衛君曰善○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
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
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
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
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
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

曰臯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費子陽魯大夫家臣謂

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爲

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

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彼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

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俛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俛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

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于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

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詁一

淵懿邃願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頒賦鋪敷布也蓋戴熏蒙冒覆也鐘崇府最積灌聚樸叢也閱搜履庀具也攻為話相旬宰營匠治也蠲被禋屑潔也勿

茂微曼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逼尼附切局鄰傳
戚近也邵媚旨伐羨也賢衰繁優饒夥多也幾蔡模

臬法也

蔡取著龜義亦法也

爰換變留交更易也生造奏詰進

也索寒探哀鉤掠採畧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彌宿
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斲爽曉昕著讚曙明也
皆附襲就因也封畛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
戶悛格扈止也戶取其闔礙悛取其改皆止之義幽瞠闇昧冥也最
冗自質要也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轡挽引
也承贊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肆赴

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督撫拾也肆子燼餘也拓斥
啓闢開也杜實充勃塞也實勃滿也獎率勵勸也勤
勉事力也經脣省過也闕缺閒隙也迭遞交更也燧
剗沒滅也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粹緇朱也
淫溢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二

晏明陽也盱晏晚也笑麗數也容艾老也僉皆同也
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求也奚害何也
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輜輶輿也

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斂也禁錄也掌司主也偏
 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沓襲合也抵享當也庚
 徹通也脩舒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勅質正也商
 蔑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仇辨別也菲涼薄也復
 旋還也祖翼送也走叩我也性命孳子也諧顛和也
 悛寤覺也憾猜恨也艾盡止也擱忿也奸犯也汨猾
 亂也縮續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肆臬極也睇題
 視也犯肆突也束縻縛也肆從逐也放投棄也莽蕪
 草也暴映晒也焮也晞煇乾也迪跡蹈也衍演廣也

表從長也荷揚擔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
 顛殞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恩患也謫責
 也間非也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蚩戲也褊狹也基
 忌也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
 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締閉也靡細也辨使也牧臨
 也嘗試也賴羸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為也振救也
 庸償也賈價也贍足也曹偶也麗兩也驟數也逞快
 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
 升也勵勉也赫顯也躋是也不莊也佞才也暨息也

子叢子 卷一
話言也愿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腆厚也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基忌教也整願也憇強也薄迫也燁炊也資取也質信也餽饋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閱限也廬寄也萃集也遙倅也尤恠也嘗慚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此也惶往也矜惜也徂怵也覬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慎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三

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嘆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

寧寧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耇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鱣甫甫語其大也麇鹿麇麇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毳雜彩曰繪雜言曰呢

廣義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莞寡婦曰嫠嫠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

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
上淫曰烝下淫曰報勞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
愧也面慙曰難心慙曰恧體慙而後

廣名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阼請
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
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屍謂
之柩饋死者謂之賵衣服謂之綈埋柩謂之殮羊至切
殮坎謂之池壙謂之窆下棺謂之窆填窆謂之封

冢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苧葛曰布布通名也繡綿也絮
之細者曰繡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葛之精
者曰絺麤者曰綌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
而敝之者也題頭也顛顛顛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
綬襜褕謂之童容亦云蔽膝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紩縫也
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裨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之
冪覆帳謂之幄幄幕也簣床第也大扇謂之翣杖謂

子部 卷上
之槌鍵謂之籥亦作鑰棊局謂之弈在足謂之履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鳥而金鈎也

廣器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鵠鵠方六寸棘戟也鉞鉞斧也干蔽盾也戈勾子戟也繫倪結切 廠房越切办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毳鞞之飾也矢服謂之弣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舩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車轆上者謂之轆轤謂之輶軫謂之枕較謂之幹衡扼也

扼上者謂之鳥啄纍纍繻也縗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爲絳膠而紵之爲地也墉墉謂之陴高平謂之太原汪池也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謂之衍

廣物八

藁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銓拔心曰摠拔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筥筥十曰稷棘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葢柞之實謂之橡

廣鳥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鳩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鳥白項而群飛者謂之燕鳥白脰鳥也鴉鳥鸞也鸞斯也亦曰鸞鵠

廣獸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豨小者謂之豮鳥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潛潛椹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

司馬法六尺為步倍跬乃其大畧

四尺謂

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

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

之疋疋有謂之束

禮玄纁五兩以兩為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疋凡十卷為

五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與此制異焉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

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數數二有半謂之

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鈔鈔
謂之鍏二鍏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
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孔叢子卷上

孔叢子卷中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

或謂子高曰

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伋之玄孫

此人小辨而毀大道

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

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

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

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

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

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

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爲辱必以敢鬪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

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
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
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
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
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
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
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
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
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

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
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
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
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
乎荅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
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
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
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
雖殊其實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

不曰布緇攏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
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
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
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
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
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
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
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
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

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
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悅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
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
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
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
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
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
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誑○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

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三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屐麤髮

髮扇也

見平原君君曰

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

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

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
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
而去攝取也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
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
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
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子高
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
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
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

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
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
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
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
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
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
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卽敵此
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
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荅

子高子
卷中
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
於土示聽之當也○陳廙魏人性多穢訾每得酒食必
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
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
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廙曰吾知
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
槩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
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廙
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子高任司馬又

爲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
荅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
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
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
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
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
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
慚焉且曹子爲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
之節奮二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

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棄于今
燕以詐破又是又不能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
才藝不稱其詐也又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
屈辭而不黜司馬又

對魏王第十四

魏王問人主所以爲患

魏安釐王

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

與謀嬖倖者言用則知士以踈自疑

自疑上之踈已也

嬖臣

以遇微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
主之大患也○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

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

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駑驥同轅伯樂爲

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

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

也○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取

衆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

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

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

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信

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

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忍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

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
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子
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
貌陋民不敬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
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齊
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
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呐呐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
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
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

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
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姓名忱如先生之言於是乃
以管穆為臨淄宰

陳士義第十五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

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

之子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
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
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
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

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
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
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
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
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賜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
之明令○魏王朝群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
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
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
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

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
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
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
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宜
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秦
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
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
西戎獻鍬鍬之劔火浣之布其劔長尺有咫鍊鋼赤
劔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

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
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
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
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
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長死意亦
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
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
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
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李由之母

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
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
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
乎吾將舉以拆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
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
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孤問鄒曼父之
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
順問之聞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
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

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闔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旣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

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彊之也可乎

荅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

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

用荅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

醪五熟

五味也

此卽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

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噐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

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

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槌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

王曰敬受教○枚產

魏人

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

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荅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
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
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
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
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爲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
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荅曰吾貧而子
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
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

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
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
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

死者也○東里問

魏人

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

子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
已東問子疏達亮直大丈夫也求爲先生役而先生
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
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問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
然內懷容媚諂魅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

面目鬚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卽所謂愚人而謂人爲愚者也持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宮他魏人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

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

子產傳 卷中 十一
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壁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邨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魏人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熟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

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麇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麇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旣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

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游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又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爲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臯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

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
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
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爲
矣王可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出令使五
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
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
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趙開魏將以求親於秦子
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
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

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隣接而
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
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
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捷亦猶
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
受教○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
明君也韓宣惠王乃昭釐侯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
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
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

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

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尅齊軍獲尸二萬趙王詔勿歸其

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二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嘆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

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荅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于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荅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

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
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
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
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
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閔王為太子時嘗質於秦此王能
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
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
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門閭之下廊廟
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毒功卑

身尊秦以固嫪毒王是以國贊嫪毒也則嫪毒勝矣
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為天下之
上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毒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

矣

按此策甚踈
必非子順語

執節第十七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
行而得乎此也子順荅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
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
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

說可得聞乎荅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冢宰之
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
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徃居憂允
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
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
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卽所以奉禮執
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
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問子
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一作有大丈

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
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聞諸孫
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
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
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新垣固謂子
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
卽自退其有志不得白何去之速也荅曰以無異政
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
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

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而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已未有無飲者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

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

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荅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號公祈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申叔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鶻

獨否何也子順荅曰盧黑色鶻白黑色非色而何○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君乃止○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荅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

之非乎荅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荅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晏子既陳屨賤而踊貴於其君其君為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荅以其事也○魏王問子順曰家

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荅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趙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

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荅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荅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荅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

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人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詰墨第十八

墨翟著書誣稱孔晏之事故孔鮒詰辨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史云二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

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
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
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
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
衰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
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
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
所以為政晏子荅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
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

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
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
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
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
終不見即田常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
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
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
寇舍公家而奉季孫

誥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
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
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
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
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誥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藿不粒乏食七日若
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
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
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

誥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為之耶斯不待言
而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
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
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
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
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
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
勿受則孔子困矣

誥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
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則不然

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

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問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為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為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已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子魚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荅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

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勑惰廉隅不脩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

子叢子 卷中
獨治第十九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
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
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脩無用之業當身
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
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
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
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
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

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
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
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
秦○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荅
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
至也○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
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
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
無患矣○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

士也秦滅魏求耳魚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脩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

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旣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估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王心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以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

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遵奉焉對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

對曰先生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醜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荅曰天子有

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
軍師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
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扑北面而誓之誓
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
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
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
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于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齋車遷
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
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齋車凡行圭皮圭

幣帛皆毋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
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
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
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
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
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
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柴于
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
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

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歛主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亨于群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勲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行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卽戎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

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也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蜚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

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驛
騎赴告于載橐鞬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
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
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
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
禮固爲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
則民弗與也

荅問第二十一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

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
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
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
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過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
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
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
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
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
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

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

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懸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爲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旣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荅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

定不携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別有三恪其事
云何荅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胤備爲三
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
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
何荅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
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舉
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陳王涉讀國語言申
生事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
先生以爲何如荅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而

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
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予
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
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
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
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
中之事不得捨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
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

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陳王涉使周章爲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霈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

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荅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躡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

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荅焉左手建杖
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
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窺
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釁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
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
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
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
王曰譬類忱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
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士凡仕六旬老于
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
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
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
有令圖歸必事焉

而魯其且學淵淪而賦歎變長今喻世宗於亦取
 母鞠即來葉且決珠及之補其為音階外各與或
 刺於文淵其泉于曰魯天下休以深之國也如

孔叢子卷下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敘書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

孔子生鯉字伯

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
 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
 紇至子順
 允九世

 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為宋公中

子之後奉夫子祀為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

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鄉遷御史大夫

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

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安國孔忠之子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求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二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罔巒手格猛虎生縛羆豸昧爽而

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為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樛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為藪圍境內以為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嚙夜則嗥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侯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且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鐘猛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忡耳目喪精值網

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乃縛
以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較支與楷同言獲獸多可
楷其輪登浦較式
高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躁猾紛華故都邑百姓莫
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
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
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
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于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
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必亂
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

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
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
樹之中塘漑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修遠揚
天繞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或擢跡而接穹
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
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太陽北
被玄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

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
觴殺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
慢事有紀綱洗解酌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
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
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寧一
紀我賴以寧暑不御筭淒而涼清內蔭我宇外及有
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敘斯情

鴉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鴉集我屋隅異物之來

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爲常棄常爲妖
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志之士忌茲鵬鳥
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秉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
脩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
慎厥所修恓遲養志老氏之疇爵祿之求祗增我憂
時去不索時來不道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
自今勤劇

蓼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東園周旋覽觀

不韋子 卷下
四
憇于南藩覩茲茂蓼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
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群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
託事推况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
不云惟非德非義不以爲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
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了大殃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減報時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
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
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

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
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歛爾而見俗儒結
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
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
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
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
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
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
乎知以今讐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

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
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
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
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
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
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儼令顏閔不歿游夏更
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書講肄學傳滋滋晝夜衍衍

不急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
山雷至柔石爲之穿蝸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雷非石
之鑿蝸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
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
乃是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
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
故雖與群臣並叅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
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毋
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

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敘世

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博學問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
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分所食邑
三百戶封黃弟茂為關內侯茂子子國生子子印為諸
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印生仲驩為博士弘農守善
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
遊京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論議貶史丹史丹諸子
並用事為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人子子生

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
益故或譏以為不恤於進取唯楊子雲善之子元生
子建與崔義幼相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為建新大
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荅曰吾有布衣之心子
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
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樂志已
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
崔義當作
毅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豐等部眾於鄒
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君長患之是時闕里無故

子叢子 卷一
荆棘叢生一旦自闢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里門府君大驚謂子建曰豈卿先君欲令太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子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爲之奈何對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爲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內爲禽之之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衆觀化可因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子建生仁以文學爲議郎博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學行聞三府交令委資司空拜高第御史建初元歲大旱天子憂之

問群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卽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卽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子豐生子史作孔僖字仲和此書蓋孔氏子孫所作故不書名○大中大夫鮑彥曰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色厲矜莊儀容冰粟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爲者或性玄靜不與俗

子叢子 卷下
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
爲似若彊焉而不能勝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
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
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
所綜物才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彊知足
以通變明足以破僞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可
以先事而成功矣卽所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彊
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厲內荏高氣亢戾多意倨
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彊者

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彊弱之分不取於
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
效發於外孰能稱此彊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
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極雖十言
不能奪者惟析理卽實爲得不以濫麗費辭爲賢也
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無主俯仰
爲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爲定不求之於本不
考之於理故冗長溷殺之言而衆莫能折其中所以
爲口實而無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

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訥言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由弗
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幸較以類理不應實而聽
者因形飾僞徒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爲辨而
莫識一言之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折分理揆度真僞
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爲得其謬惑莫之甚焉是故
舉多敗事而寡特之知困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亂
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不必聰明故有
氣勢者益得之半無此二者損得之半也○子豐善
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齊而業殊故謂

子豐曰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
自知爲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
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
豐曰不急爾彥曰且效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醺小
人擊拊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
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
爲爾鮑子於是曲而無辭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卽褒成君次孺第二子

之後也

孔霸字次孺

家于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

師也唯兄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於講

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

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

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

孔奮字君魚霸之曾孫

王莽之末君魚

避地至大河之西依大將竇融為家常為上賓從容

以論道為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

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

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

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為義詰發伏闡幽

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者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

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

各如本第并序荅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倘肯遊

意幸詳錄之焉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大牢

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羣臣在庭北面

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

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嗣世名學家陛下謬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爲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顧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之道所

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

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

二月爲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爲不

吉語子和曰盍辭乎

漢崔篆嘗著易林篆乃駰之祖故曰家

答曰學不

爲人仕不擇官所以爲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

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

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旣望寢疾不瘳乃命

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
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
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
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阪令
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車二乘辭曰載柩
而返則違父遺命舍父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
孫就祖於禮爲得願子無疑荅曰若以死有知也祖
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劇乎吾以定矣遂還其
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

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
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彥頗隨時爲

今學

其時多爲
章句學

季彥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

之書○華陰張太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
荅曰性能沉遠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厲
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教業與言
俱立捨已從善不恥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
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日不有孝弟
忠信乎荅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曰孝

弟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爲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綈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

賑之言旣當理矣從來有日嘉旣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荅曰家物少湏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爲贏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乏矣而方湏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

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

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卽凡人爾
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
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
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弘農太守
皇甫威明問仲淵曰卽皇甫規仲淵乃季彥族吾聞孔氏自三父
之後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
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荅曰不然也先
君所以爲業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
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

庸其於得道非末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
所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
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一故學不
稽古仕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
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荷矣荅曰伯之子孫今
其可仕季之子孫何所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
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王伯禽雖致泰平
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旣而
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

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不與也荅曰吾其然
然此君來言頗欲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
獲已也○長孫尚書問季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
知聖人之德惡乎齊荅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
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
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季彥曰君之
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
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
並照將何覩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

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

○孔大夫謂季彥曰

大夫乃孔
昱字元世

今朝廷以下四海之

內皆爲章句內學

西漢士論以經術爲內學諸子雜
說爲外學季彥之時方尚辭文乃

以章句爲內學
經術爲外學

而君獨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

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

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爲之必將有患蓋固已乎荅

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爲學學知乎學愚乎

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頻日聞吾說古義

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爲章句內學迂誕

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知業習迂誕
不通之愚學爲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吾子立論必
析是非以是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不欲兩
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
祿貴得其義爾復以此受惠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
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
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
之也今君猥爲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
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之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

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咲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人
也物極則變此百年之外必當有明慎君子恨不與
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
不敏○楊太尉震問季彥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
周合群籍如世不歸大儒何荅曰不爲祿學故也惡
直醜正實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
正故衆人不能用爾免害爲幸何大儒之能歸乎○
季彥見劉公客適有獻魚者公熟視魚歎曰厚哉天
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爲肴衆座僉曰

誠如明公之教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而生也蚊蚋食人蛆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爲蛆蟲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永初二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捲杯大者如斗殺禽

畜雉兔拆樹木秋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假變事亟陳厥故季彥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具然乃漢家大忌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第聞是言也心善之因見上說焉上召季彥季彥見於德陽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夫物之相感必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垂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卽前事之驗者帝默

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季彥聞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
欺天子乎後子逸相魯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
兄長彥憂遂止乎家季彥爲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
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
如僕隸舉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
交游莫不推先以爲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

十一月丁丑卒

史稱年四十七

孔叢子卷下終

